

573181

09/2
43471

内江三十年

文学作品选

1949—1979



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江文艺 特刊

基本馆藏

内江三十年

文学作品选

1949 — 1979

内 江 地 区
文 学 作 品 选 集

主 编

内江地区建国三十年征文评选小组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2 $\frac{1}{4}$ 字数45万
1979年9月第一版 1979年9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5000本

每册成本费 1.22元

献 给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

1980

前 言

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，经中共内江地委同意编辑《沱江文艺》特刊，并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发出了《建国三十年征文通知》。

征文活动开展以来，我们收到大量应征稿件，同时，也注意收集了三十年以来，我区作者在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，特别是在当时发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品。地委宣传部、地区文教局的领导同志非常重视，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，组成征文评选小组，于九月一日至十五日召开了征文评选会议，从大量征文作品中评选出这部《内江三十年文学作品选》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评选时间短，资料收集不足，因此，本书难免有遗漏、错误之处，希广大作者、读者批评、指正。

在征文过程中，得到我区各县（市）文教局、文化馆以及广大作者的大力支持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编 者

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

EAH 314

目 次

回 忆 录

- 在剿匪的日子里 郭长魁 (1)
内江的黎明 齐 兵 (10)

报告文学

- 计划外的采访 吴本华 (25)
梅花香自苦寒来 张 睿 行 路 (37)
谢家山的变化 池 中 (47)

小 说

-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周克芹 (358)
李秀满 周克芹 (61)
井台上 周克芹 (77)
漩涡儿 吴远人 (86)
文 献 吴远人 (103)
春 寒 吴本华 (141)
春夜的山路 傅 恒 (157)
当务之急 傅 恒 (171)
拉起了《叙事曲》 王国祥 (186)
回春曲 周华玉 (215)
严大爷 谢荣才 (229)

怕 周观裕 (241)

散 文

大庆的路 吴远人 (244)
故乡升起了彩虹 吴远人 (248)
金钢钻 吴远人 (260)
中秋月 胡其云 (265)
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胡其云 (273)
甘 霖 胡其云 (276)
纸 杨继仁 (283)
圣灯之火 胡 晓 (286)
金色的浪涛 周国顺 (290)

诗

崛 起 支延明 (292)
绿色的邮车 支延明 (295)
我多么想 黎殿春 (297)
煤海情深 黎殿春 (298)
识浪潮 黎殿春 (299)
老铁匠下乡 邵启昌 (300)
公社之春 照 民 (301)
科技阅览室的灯光 张道余 (302)
打 扮 胡兴模 (304)
她笑了 刘培文 (306)
跳高场上 伍忠余 (307)
秧苗的保姆 曹 培 (308)
公社水电站 王德润 (309)

城下城	王德润 (310)
浪花谣	卿顺弟 (312)
啊, 沱江	尧祖清 (314)
写在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	尧祖清 (314)

民 歌

月琴为什么会唱歌	李景铄 (315)
在一起	李景铄 (316)
四川出现双太阳	简阳民歌 (317)
路	李景铄 (317)
红旗飘扬在雪山上	刘志勇 (320)
我和哥哥心连心	刘志勇 (320)
灿灿锦旗排对排	周中夫 (321)
女儿要选好丈夫	李鉴真 (322)
姐姐是个发明家	江 水 (322)
错把粉笔当香烟	周泽远 (323)
桶在珍珠浪里摇	周泽远 (324)
丰收乐	陈世哲 (324)
争绣四化好春光	陈世哲 (325)
磨镰曲	肖体仁 (325)
春灌	葛光文 (326)
贫农社员张大妈	杨红光 (326)
小妹不嫁科学盲	田 成 (327)
包你不得打赤脚	李文馥 (327)
只因他是芝麻官	汪 毅 (328)
脚下延出千里堤	唐顺超 (328)
歌唱不完大丰收	吴国强 (329)

水稻栽到山尖尖 罗邦海 (329)

旧 体 诗

哀仲弘弟 (七律二首) 陈孟熙 (330)

悼仲弘二哥逝世 陈季让 (331)

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文 葵 (332)

《于无声处》写悲歌 文 葵 (332)

感怀 (绝句) 罗泽民 (333)

游内江西林寺 (七律) 陈光前 (333)

散 文 诗

瓜豆篇 邵启昌 (334)

这山路 李纪康 (335)

锚和桨 自 生 (336)

高 梁 田 成 (337)

杂 文

事后诸葛亮 唐安林 (338)

“观 察” 毛爵云 (340)

负重致远 沱 声 (342)

玉兰花 尹霞云 (344)

“倒啖蔗渐入佳境” 江公才 (345)

“治病救人” 余 志 (347)

谈家教 长 流 (349)

火烧毡帽 白 骥 (351)

杀端方 何介福 (353)

艰苦·欢乐·考验 董子桓 (356)

在剿匪的日子里

——回忆在内江县剿匪片断

郭长魁

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，继淮海大战之后，于四月廿一日，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，以摧枯拉朽之势，解放了江南的大片土地。从全国战局看，除台湾之外，西南地区尚未解放。八月下旬，我二野战军乘胜挺进，挥师南下，开始了解放大西南的七千里急行军。一路之上，所向无敌，势如破竹。国民党的残兵败将，如丧家之犬，闻风而逃。我所在的前第79师，在邛崃结束最后一战后，连日兼程，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进驻内江。我所在的侦察一连担任城防任务，连部设在东坝街的“大通钱庄”。

内江山环水抱，风景秀丽，地处成渝公路中段；沱江顺流而下，流经泸州汇入长江，是川南的水陆交通枢纽。城中小商、小贩、小手工业和作坊分散零落，几个钱庄分设在几条正街上，最大的一个火力发电厂，每晚也只发几个小时的电，稍微兴旺的要算制糖作坊，素以“甜城”著称。

在我们进驻内江以前，这里已成立了军管会，但社会秩序还不稳定，国民党特务和一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

分子，还在暗中窥测，寻找机会，妄图反扑。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闲杂人员，东游西逛，广大劳动人民提心吊胆，一到天黑不敢出门，怕遭意外。大街上的店铺也只在白天经营，一到黄昏便关门闭户。晚上，在外游荡的便是小偷、娼妓、地痞流氓一类人。这段时间，我们侦察一连日夜都派出至少一个班进行巡逻。夜晚在巡逻时，经常碰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甚至反动家伙，在他们身上有的搜出匕首，有的检查出枪枝。可笑的是，有些家伙竟身带木手枪，夜间恐吓、抢劫群众。在乡村，土匪更是嚣张，公开打起“反共救国军”的旗号，破坏我基层政权的建立，杀害我区公所工作人员，到处抢劫群众。城乡各种反动势力互相勾结，梦想在我人民政权尚未巩固之前，卷土重来。这些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分子，先后数次以“反共救国军”的番号，在城区贴出“某日要打内江”等反动标语。军分区几次派部队到乡下剿匪，由于人地生疏，加之老百姓还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，致使在头几次剿匪战斗中，均未奏效，不是被土匪包围，就是无法扑捉土匪踪迹。这样一来，土匪更为猖狂，竟在元月中旬，攻打了我便民、观音滩两个区公所，并疯狂叫嚣：“抓住带纪念章的（指老战士）要活埋，逮住带帽徽的（指进军来的）要枪毙，抓住本地新参加工作的视情况而处置。”他们妄图用又杀又拉的反革命伎俩来分化瓦解我剿匪部队。

为了把土匪的反动气焰打下去，军分区首长决定把担任城防任务的侦察一连（战斗力比较强）派出去剿匪。

一九五〇年元月下旬的一天，我在连部，突然接到分区作战科的电话，要我马上去分区接受任务。我放下电话，赶到作战科时，看到分区周司令员、刘副司令员都已在那里。

“首长，找我来有什么任务？”司令员十分沉着地对我讲：

“土匪活动很猖狂，几次派部队出剿，仍不能改变被动局面，分区研究决定由你带侦察一连下乡剿匪。”刘副司令接着问我：“小郭，你看怎么样？有困难没有？”一听说要我们下乡打土匪，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，便爽快地回答说：

“请首长放心，你们指向哪里，我就打到那里。人在阵地在，绝不会被土匪赶回来！”首长看我那个高兴劲儿，不禁满意地放声哈哈大笑起来。接着，司令员又进一步鼓励我说：“那好，我再配给你一门新式炮（无后座力炮），一台报话机，下去后狠狠地把土匪收拾一下。”接受任务后，我立即回到连部，召集各排排长开会，进行了研究。同志们认为，出发前要在全连动员好，武器弹药要配备好。分区及时满足了我们的要求，全连在原六挺轻机枪、三门六〇炮的基础上，又增加了三挺轻机枪，一门无后座力炮。全部三八大盖枪，一律上刺刀，战士们都戴上钢盔。第二天，我们这支威武雄壮的队伍出发了。先后在田西，田东，长坝山，一洒滩等一带清剿。不知是我们这个连队人员整齐，武器优良，土匪看见就怕吗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七天当中，一无所获，连个土匪影子也没有看见。春节到了，分区首长命令我们回城过好春节，趁此进行一下休整。在回城途中，指战员们都因没有捞到土匪打，心中不大痛快，有的说：“棒老二（即土匪）不是喊打内江吗？老子出来找他，连面都不敢见一见。”也有的讲：“他们只能吓唬老百姓，哪敢同我们碰一下。”

春节到了，市里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人们都在忙过年货，过好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。就在过年期间，战士们仍在想着打土匪的事，不断地来向我和连长献计献策。有的战士讲：“我们扫荡七天，没有碰到一个土匪，可能是大白天，土匪一见就怕了。”有的说：“要再出去，应搞一个便衣

班，走在部队前面，叫土匪闹不清我们是兵还是民。”也有讲：“要再出去剿匪，我们不白天出去，给他个夜间袭击。”同志们的这些议论，对我们几个连的领导是很有启发的。我随即召开了支委会，详细讨论、总结了下乡剿匪的经验教训，吸收了战士们的合理意见。认为剿匪不同于跟国民党打。同国民党军队打，是明对明，和土匪打，我们在明处，土匪在暗处，他们是便衣，与老百姓混在一起不便区分。而土匪老远就认出我们来了。于是，我们决定，要再去剿匪便改变战术，搞便衣班，实行夜间突袭。叫土匪摸不着我们的活动规律，做到出其不意，打其不备。

春节刚过，由于几次清剿没有挫伤土匪的锐气，土匪更加猖獗起来。这时，原国民党七十二军，罗广文起义军队，部分相继叛变，同内江的大土匪头子刘海东、刘建邦、黄天祥等人勾结在一起，妄想推翻我新生的人民政权。

二月中旬的一天，分区首长又把我找了去，当时的内江县委书记郭克同志也在那里。一见面，首长便问道：“春节同志们过得都好吧？”我高兴地回答：“同志们不但过得很好，而且很闹热，大家一直在议论打土匪的事。”接着，我把战士们的意见，支委会研究打土匪的想法，向首长一一作了汇报。首长一面点头称赞，一面对我说：“找你来就是要你们再出去剿匪。”我马上兴奋地说：“那太好了。早就想和土匪打打交道哩，就是碰不上他们。”郭克同志在一旁插话说：“长坝山这个地方土匪最多。”我接着说：“那我们是不是再次扫荡长坝山？”首长当即批准了我的计划。

任务一下达，战士们个个磨拳擦掌，人人群情激昂，把自己的武器弹药，擦洗了一遍又一遍，等待着出发的命令。夜晚十二点，这支近两百人组成的侦察部队，悄悄地集合

好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内江。我们当晚先到田家，后到华山，仍未遇到土匪。早饭后又从华山穿过长坝山，经一酒滩到观音滩，还是没有碰上土匪。吃过午饭，从观音滩直插平坦桥。这样日夜兼程，战士们虽然感到很疲劳，但是想着只要能找到土匪，早把疲劳忘掉了，下午四时许，部队赶到了平坦桥。起眼一看，这个农村小镇上，涌着不少的人。许多人看见解放军后，陆陆续续地上了山。这时，我暗暗想道：说不定这些就是土匪，要是赶场的话，他们早就各自回家了。再说，老百姓见了我们，为什么上山去呢？基于这个判断，我命令部队，就驻扎在平坦桥。我想平坦桥，说不定不平坦呢！待我布好岗哨，走进连部驻地，刚解下绑带，拿在手头还未来得及卷，就从场边上传来了“呼呼呼！”清脆的枪声，听到枪响，我的劲头一下便上来了，我想日夜兼程十几个小时，总算没白费，到底碰上了土匪，我带上身边的通讯员，拔腿跑到二排阵地。举目一看，啊哟，好不热闹，山上山下到处是人，有的在吼叫，有的在吵闹，四面八方到处是哒嘀哒的军号声。开始，我思想还有点紧张，因为这还是我当兵打仗六七年来第一次打土匪，碰到这样场面，面对一片喊叫声摸不透敌人虚实。随即我冷静一考虑，原来土匪在同我们打精神仗，又感到好笑。我很快镇静下来了，命令战士，远了不理睬他，等土匪走近了再用火力杀伤。我走到四班阵地时，战士个个俯卧在田坎这边，还未看见就近的土匪。我问一个战士：“土匪在哪里？”战士用手指着回答说：“就在前边那个坟包后边。”我仔细一看，发现有个家伙正在那里趴起。我想，这么近你们不把他收拾掉还等待何时？我便喊：“通讯员，把你的马步盖枪给我。”可能是我的声音大了些，被土匪听见了，刚把枪接到我的手中，那个家伙爬起

来就往回跑，四班的战士乘机冲了出去，一气打退了土匪的进攻。这时天色已黑，枪声逐渐稀落下来。

夜晚，连里几个领导同各排排长就这次战斗进行了研究分析，大家一致认为，今天几个小时的战斗，土匪的进攻并不那么疯狂，而我们对敌人杀伤不大，这说明土匪是试探性围攻，如果我们不走，明天可能有大干的希望。再说，我们远离内江，在土匪看来，我们是孤立无援的。根据这个判断，我们立即行动，一面向战士们作好大打的动员，一面深入现场，进一步观察周围地形，准备明天再战。果不出所料，第二天上午八时许，这伙蠢猪又来了，人数比昨天还多，我从望远镜里看，大约有六七百人，由土匪头子黄天祥亲自督战，有计划的向我们展开了进攻。枪声一响，我们全连指战员迅速进入了阵地。我带二排在东北方向，连长王保营带三排在东南方向。东南方面的敌人由于抢先占据了制高点，迫使我三排只能抵抗，无反攻时机。这时，我们的新式炮发言了，“轰！轰！轰！”连发几炮，打得敌人哇哇直叫。土匪仗他们人多势众，很快又涌上来了，战斗对我三排很不利。通讯员跑步赶来，着急地对我说：“指导员，三排要求支援。”我和二排长碰了一下头，交待了几句，把阵地交给二排长指挥后，我马上带着一个战斗组，一挺轻机枪，一门六〇炮跑步前进，从东面的山沟迂回到了土匪占据的那个制高点的后面。这时，攻打我三排的敌人气焰嚣张，大声武气地狂叫，要三排缴枪。在敌人的喊叫声中，我已作好了射击准备。由于前进迅猛，机枪射手累得直喘粗气，差点透不过气来：“指导员，你来打！”“好！”我顺手接过机枪，心想：“你叫老子交枪，老子交给你弹头”。霎时，我手中的机枪发出了愤怒的吼声，仇恨的子弹象雨点般地射向敌人。随

着枪声，四个土匪应声倒下，其余惊恐万状，乱作一团，一个个爬起来就跑，由于石谷风化，许多土匪爬到半山腰纷纷掉了下来。有三个家伙眼看逃不脱了，偷偷地藏进了山下的草房。我们趁势追下山去。刚到半山坡，看见一个家伙身背步枪，躺在路旁胸中两弹早见阎王去了。我同几个战士很快从草房中抓获了那三个土匪。在这场战斗中，我们当场活捉土匪三十余人，还缴获一些枪枝弹药。后来据地方同志清查，共杀伤土匪上百人。

从此，我们侦察一连便担负起东到平坦，西到便民、贾家，北到高粱，南到松柏这一带地区的剿匪任务。在三个月的围剿中，克服了语言不太通，地形不熟，气候多变等各种困难，经历大小几十次战斗，终于把土匪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了，保证了我军剿匪征粮任务不断取得新的胜利。

记得我连在同福、贾家一带活动时，一次，因分区的侦察股的郭股长要回内江，我们派了一个班护送。晚上又接分区电报，要我连马上开赴高粱保护那里粮仓，等待分区直属单位去那里运粮。第二天我们即按命令向高粱进发，下午到达高粱时，情况类似平坦，不少人一看到我们就上了山。部队刚刚住下，就传来了“呼，呼，呼”的枪声。干部和战士们都说：“老子还没有休息哩，这些棒老二又送死来了。”连长立即带上一排，冲出高粱西北约四里之外，在那里同土匪接上了火，二排在东北方面打，我带三排在东南方面打。西北方向的枪声特别密集，原来是大土匪头子刘海东和他手下的几十个亡命之徒，一次又一次地在向我一排阵地发起攻击，每次都被一排的战士打退了。敌人不甘心失败，有几个家伙竟仗势他们地形熟悉，摸到我前沿阵地上来了。我英勇的一排战士，端着步枪，三下五除二，几家伙便把土匪刺倒在

地。从下午打到天黑，才结束了战斗。因为土匪怕夜战，只好夹着尾巴溜了。

晚上，我们再一次查看了地形，准备天明后再战。夜里，在同分区联系时，接到指示，说明天内江要派部队前往高粱运粮，要我连派一个排返回内江接他们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连三排奉命回内江接运粮队。经过一夜重新结合的土匪，看到我们有几十人已回内江，认为我们的兵力减少了，是他们捞骚的好机会。八时许，战斗又打响了。上午战斗还不太激烈，双方都只守不攻。半下午的时候，土匪不仅已纠合了七八百人，而且罗广文叛变的四个连也在土匪后面开始运动了。敌人的机枪，六〇炮不时向我无后座力炮阵地发射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我同战士们毫无惧色。有个老战士打趣地说：“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不在话下，你这群乌合之众还不够我龇牙巴。”我无后座力炮，六〇炮，一发发射向密集的敌群，打得敌人东跑西窜。打散了，他们又集中起来，梦想一口吃掉我们。我内心想：只要人在，阵地就在，只要还有一人，坚决战斗到底。顺手把我平时用布裹好的手枪弹联撕开，带领几个战士，守在无后座力炮前沿阵地，等待和敌人决一死战。就在这场激烈决战将要开始的时候，内江运粮部队，加上派去接他们的那个排共一百多人，在距高粱十里之外听到了这边密集的枪炮声，知道情况紧急，立即跑步前进。我在望远镜里看到运粮部队已到，马上命令全连四面出击，两面夹击敌人。眨眼功夫，便打得土匪落花流水，抱头鼠窜。据地方事后调查，这次战斗杀伤敌人百余人。为什么我们不早出击呢？因为粮仓要守卫，电台，无后座力炮也要人守卫，如果早冲出去，敌人乘机打进来将造成重大损失。第二天运粮队胜利地把粮运回了内江。第三天，我连从高粱